



走进“非遗”

# 跳洞：回望“老家”

□王炳忠(苗族)

——  
踏进深藏在深山中的洞口大寨，我的脚步总会变得沉重起来。这个村寨对于我来说，有太多的意味，让我一生都在魂牵梦萦。

我的祖先沉重的足音，伴着疲惫不堪的呻吟，大约在千年前悄悄地钻进了这片还是虎狼盘踞的深山。这片深山箐林中有很多溶洞，成为先人们最好的栖身处所。直到今天，山洞对于我和族人来说，就是“家”的概念，是神的护佑。

不知何年何月洞口大寨得名“若旦(ronid-lead)”，意思为山洼里的村寨，形象地概括了村寨所处的环境、地势与形状。从这里走出来的

月的沧桑，去吹响芦笙重复迁徙的步伐，去感念大地赐予的护佑神。每年春节都去回望这原来的“家”，于是便有了跳洞习俗，相沿成习，也成为男女青年表达爱情的重要仪式过程。

二

多年过去，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来到洞口大寨的那一天是正月初四，正好是杉坪跳洞的日子。我们在路上遇上了从杉坪跳洞回来的长长的人流，穿着蓝色长衫的男青年一路吹着芦笙，一身白红相间的女青年足踏笙音轻盈而随，情话全部由芦笙那轻扬的笙音表述出来。

不知走进哪一家去借宿。数代人都没有回来认亲，这些族人还乐意接受兄妹俩吗？

天空已近昏黑，兄妹俩唱起了那世代传唱古老的歌，寨老听到了不轻易吟唱的祖曲，寻到了那对兄妹，万分欣喜地安顿了他们。洞口大寨笙音不断，把这兄妹的心收留了，不想再回花溪。于是，戈榜尤党举家离开花溪，分两路前往洞口大寨，一路用七匹马驮运的金银财宝顺利抵达，另一路七匹马驮运的财富却永远没有了归途。

难道有人担心我们会回来清算戈榜尤党当年七匹马驮运的金银财宝购置的田产地吗？时代已经翻天覆地，一切都成灰飞烟灭。

三

虽然不能再种树，却坚定了我们留下来的决心，一定要看看正月初八的跳月。它为什么能够让我的那位祖先和他的妹妹那么矢志不移地要移居这里，让他的父亲“戈榜尤党”被迫离开美丽富庶的花溪。我看到，人们不断地涌进村寨里来，在那块平地上，小伙子吹着芦笙激情舞动，姑娘们手牵行列队踏着奔放的芦笙韵律欢舞尾随。围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同心圆，情与爱在这样的同心圆中顺时针旋转。在这样的旋转中，情爱没有旋衰，却是让爱变得更加坚定。

四



晚上，几乎每家人都住进了不少姑娘和小伙，他们没有继续吹芦笙，而是唱歌。不知道他们有多少情需要倾诉，不知道有多少爱需要表达。不少人家的火堂上的灯光照明到天亮，照耀着歌声，照亮了那心与心碰撞的电波。

和父亲一起行走花溪的次数不多，记得很清楚，每一次他在花溪河上的大桥之上深情地端详清华中学，总会说那是戈榜尤党发家的地方，脚下曾经的桥是戈榜尤党出资一半修的。不知道那座他曾经见过的花溪河上的古桥是不是真的由“戈榜尤党”出资修的，但我肯定那是父亲的一座美丽的心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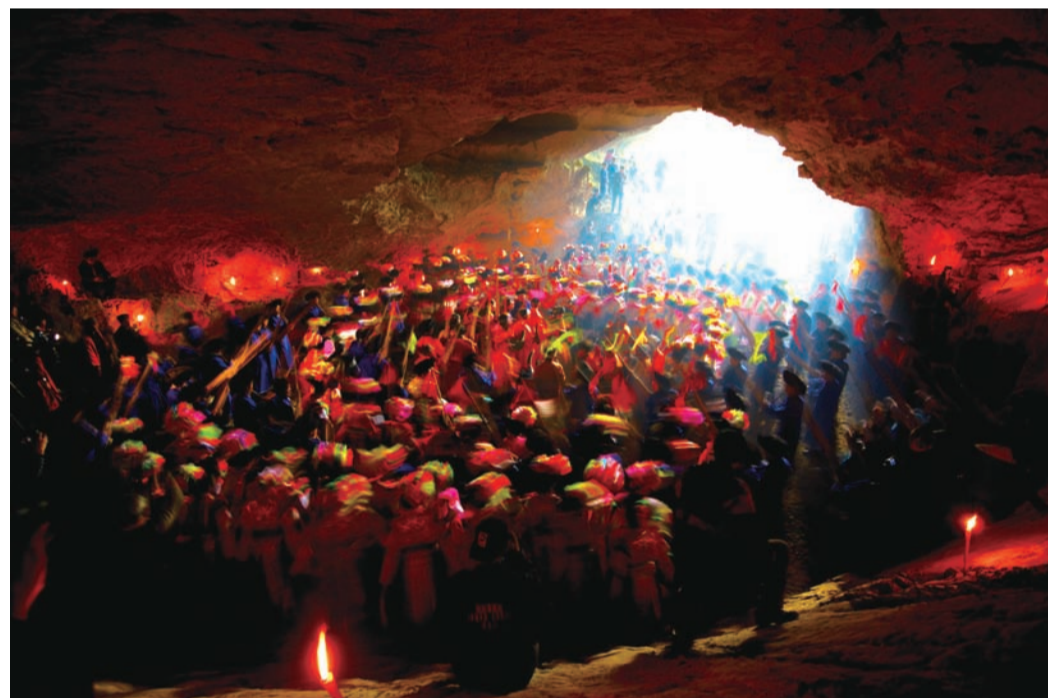
在都市里混沌了多年，但我的心还在乡村的旷野上飘摇，故土不时地安顿着我的灵魂。今年春节，我又来到了洞口大寨，这是我第二次到这里来看跳月。

在跳月之前，在七八个寨老的引领下，来跳月的人们来到了古老的跳洞遗址。一个歌师提出建议，我们不只遵循习俗来这里举行开启跳月之前的跳洞仪式，我们还应该感念我们的祖先为我们创造了这样的珍贵跳洞文化，理当以敬畏之心向山洞行祭拜之礼，向祖先告慰。一个民族的歌师通晓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通晓礼俗与人伦，通晓人神沟通的秘密，歌师受到万分的尊崇，歌师的话语分量沉重。于是，大家举行了三拜鞠躬。

在这个溶洞里跳芦笙，是一个祖先披蓑衣戴斗笠带头兴起来的，歌师的份量更重，那么三拜鞠躬完全有可能从此兴起来。每一个传统仪式的举行，都是符合大众的信仰心理的规约。我急着深入其中去探究让祖先得以藏身，并使得一个家族发展壮大的山洞，一睹它的神奇与秘密。回归祖先居所，荡人心魄的芦笙在山洞里阵阵响起，唤醒了地心深处的祖灵。我感受到了大地与生命的交响，轻蔑了我的一抹幽婉和感伤。

从山洞里穿越出来，我的身心被净化了一次。这山洞对于我来说，它是神圣的。匆匆地走出山洞来，我的心有太多的留恋，从此一别，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来。我的渴念只能藏在心底深处了，这样也好，让我的真心真实地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之中。

我敬畏这个永远的“老家”，数亿年前她就已经由神灵修建好了，春温秋肃，静谧地与周围的青光绿影厮磨相处，专门等待我的祖先到来，让他们安身立命。见证过人生沧桑、历史悲凉，祖先们走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但她不曾改变，她永远宁静自守地等待，等待着后辈们继续来回望……



人，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会记住，肉身来源于那个曾经守护祖先的山洞，灵魂亦然如此。我小的时候，从爸妈嘴里得知我的族亲在“若旦”，“若旦”在方圆20公里被称为“摩觉摩若”的地方。

带着神秘的想象，14岁那年，我和五六个朋友徒步从早上走到天黑，来到了贵阳市最南端的村寨——洞口大寨。从那个时候起，无论我走到哪里，除了记住父母留守的家乡以外，我就记着还很重要的洞口大寨。遇上能和我用苗语交流的苗族人，我就介绍：我是“若旦洞”的，对方也会介绍他是哪个洞的。

先人们对曾经护卫过自己的山洞有着深厚的情结，过年的时候总是去复燃香火，去寻觅岁

我们在洞口大寨待了五六天，想去我的直系祖先的屋基上种几棵树留念。懵懵懂懂听说，有人怕我们种树以后，会回来争占老屋基。那时我不明事理，但心里想，我们怎么可能来到这儿住呢？绝对不可能，这里有一块田属于我们吗？有一方土给我们种菜吗？

原来，人们的顾忌是因为一个古老的传说。我的一位直系祖先离开洞口大寨，传说后来变得大富大贵，定居在美丽的花溪河畔。到戈榜尤党当家做主时，他长大了的两个儿女非常向往长辈传说的洞口跳月。禁不住儿女的一再恳求，戈榜尤党同意兄妹俩回“老家”参加正月初八跳月。日落西山，人们都退场了，戈榜尤党的两个儿女



# 古代“仪式戏剧”的推陈出新

——评彝族古剧《撮泰吉》 □欣荣

“纯绿色”、“无添加”、“原生态”、“接地气”……走出剧场的观众你一言我一语地交谈着，难掩内心的激动。乍听这些字眼，像是在评说一种绿色无公害的有机蔬菜，然而在这里大家说的可不是什么蔬菜，而是一个来自西南边陲、名不见经传的少数民族小剧种——彝族古剧《撮泰吉》。

作为参加第四届中国少数民族戏剧会演的剧目之一，贵州彝族古剧《撮泰吉》近日亮相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撮泰吉》主要讲述了彝族祖先创业、生产、繁衍生息、迁徙的历史，反映了人类从蒙昧状态逐渐进化、解放双手直立行走的神话故事，弘扬了勇于牺牲、乐于奉献的民族精神，彰显了毕节地区悠久厚重的彝族文化底蕴。该剧以其古老悠远的题材、古朴而又新颖的表现形式、鲜活独特的表演以及精美绝伦、气势宏大的舞台呈现方式，带来了极强的视觉、听觉冲击力，令京城观众耳目一新，倍感“震撼”。

“撮泰吉”为彝文译音，“撮”意为“人”，“泰”

意为“变化”，“吉”为“游戏、玩耍”，三字联系起来翻译，可理解为“变人戏”或“人变戏”，是一种古老的戏剧表演形式，被当地人认为是“人之初、舞之始、戏之源”。了解戏曲史的人都知道，中国戏剧史一般认为在北宋繁华城镇的“瓦子勾栏”中演出的“杂剧”为中国戏曲成熟的标志，我们称之为“宋杂剧”。这个时间大致为11世纪中叶，如果以此为时间节点上推500年，大致在初唐年间，中国戏剧已经出现雏形，相关剧目及其表现形式有歌舞小戏(如《踏踏娘》)、角抵戏(如《东海黄公》《参军戏》)、皮影戏、傀儡戏、木偶戏等。在唐之前，与戏剧有关的就是巫术祭祀、乐舞。按照王国维的观点，有歌舞而不演故事的叫“乐舞”，演故事的才叫戏剧。而彝族古剧《撮泰吉》恰恰是在祭祀仪式中，完整地演绎了一个有因果关系的戏剧故事。因此，戏曲理论家曲六乙说：“《撮泰吉》是中国戏剧的‘活化石’，至少把中国戏剧史上推500年。”这种戏剧自1984年被发掘出来以后，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2005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作为少数民族戏剧剧种的重要代表，彝族古剧《撮泰吉》的重要价值或许并不仅仅囿于其戏剧艺术所能达到的成熟度和高度，更在于其在文化传承上所彰显出的弥足珍贵的重要意义。《撮泰吉》原剧是在荒山野岭或村头场坝上表演，时长大致为10分钟。这次应邀晋京参加第四届中国少数民族戏剧会演的舞台版《撮泰吉》，由黄湘担任总编导，集合一批国内知名专家对原剧目进行了精心编排，将这剧种充满文明“密码”的戏剧，从荒山野岭搬上戏剧舞台，在保持原始戏剧韵味的基础上，加强了该剧的情节吸引力和戏剧张力，使该剧更具可看性和震撼力。正如黄湘所言，舞台版彝族古剧《撮泰吉》演出了从猿到人的进化历史，再现了原始戏剧的经典范式，呈现了“万物有灵”的信仰观念，张扬了奉献牺牲的民族精神，中国戏曲音乐学会会长朱维英看过《撮泰吉》后说：“我是搞戏剧音乐的，该剧音乐我最为欣赏，木击、石击之音与远古剧情天然一体，效果非常好。”



《撮泰吉》剧照